



## 想去一趟平顶山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一回头就是2024年。如果准确表述,是去年夏天公休的时候,特别想去一趟河南。母亲很诧异,说和你舅舅多年没有联系,你去了找不到呢。儿子一听立即欢呼雀跃,说可以去洛阳和开封好好转转。

我恬静地微笑,家里这一老一小都把我的心思误解了。母亲的小弟,打小就在河南,多年未见,母亲自然想他。儿子爱好历史,对洛阳、开封这些充满帝王传说的地方情有独钟。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,我想去的是平顶山,一座山,一座城。说得更具体些,是想去拜访一张报——《平顶山晚报》。

时光要回到三年前。当我不得不描述那段时光背景的时候,我想到的词语是忙碌疲惫而又“鸡飞狗跳”。作为区级部门的工作人员,我每天跟随领导在大街上来回穿梭,夜晚又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。家里只有儿子,他在家上着网课。夜深回去的时候,房间似乎有贼一般闯入:客厅里书东一本西一本,沙发上衣东一件西一件,地上还有瓜子皮和用过的卫生纸,看着气不打一处来。但是我不敢愤

怒、不能愤怒,我不想表达失去掌控感后的无助和无力。但我有独特的“一招”,就是把所见所闻所想写出来。“孔子作春秋,乱臣贼子惧。”我也要写文章,让家里的“神兽”遭到无声的“鞭挞”。

这些事最终被我写在文章《神兽要归笼》里,我借助儿子终于要上学这么一个契机,真切表达出我的愤怒和规劝。

很意外,这篇文章很快被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版面头条刊发。那是2020年4月8日,当我清晨打开手机,看到报上我的名字,那一瞬间,窗外似乎带着晶莹露珠的阳光,一下子就抚慰了我的疲惫和忧伤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《平顶山晚报》留下足印,不至于若狂,却甚是欣喜。这份欣喜,喜欢写副刊的人能够深刻地体会。在副刊版面逐年减少、文学刊物不断停办,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大背景下,格外难得。更可贵的是,一个外地作者,竟然被《平顶山晚报》以宽广的胸怀接纳。

这么多年,我深恶痛绝圈子文化。我知道人是习惯划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,划分标准有时就是一个

笑话,但造成的后果却不容忽视。文坛也非净土,有没有所谓的“圈子”我不敢妄议,但是我知道一些报纸,副刊公共邮箱是很难被打开的。

能坚持从海量的自然投稿中选择稿子,做到“不厚名家、不薄新人、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”,这样的报纸让人心生敬意。当然,这背后体现的是报社一班人的格局和胸怀、站位和视野、责任与担当。这样的报纸,一定会蓬发长久的生命力,因为它坚定地走在大道上。

后来,晚报陆续发表了我23篇文章,有些稿子被收入各种选刊,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而我因此也激情澎湃,顺势写下不少文字,在2023年顺利加入四川省作协。

饮水应思源。可惜我一直没有向晚报、向晚报副刊编辑说过一声谢谢。没想到的是报纸已经走过三十年。三十栉风沐雨,三十年风华正茂,一切都欣欣向荣。作为一个远方读者,我必须要向晚报道一声“生日快乐”。如果有一天去到河南,我一定先到平顶山,站在这个历史悠久、资源丰富的地方,致以我个人最诚挚的谢意。

## 画圆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那段日子,老刘很烦躁。嘴角起了一溜疤,他的杂修小铺也关了门。我的电饭锅,一直开肠破肚地摞在案子上,也不敢去催他修。

都是他闺女闹的,闺女要辞职,还要嫁到农村去。起初,老刘以为是开玩笑,催婚催急了,姑娘发脾气。谁知竟是真的。俩人早在大学就好上了,一直瞒着老刘,拖了这么多年,现在终于摊牌了。

老刘发急,那是有道理的。

老刘年轻时,不仅长得帅,而且是个司机。那年头,听诊器、方向盘,都是让人仰着头看的职业。老刘,谈的对象是厂花,就要谈婚论嫁时,他开车出了事,左腿受伤,痊愈后,走路还是有点瘸。司机,也就换成了钳工;厂花,也另嫁了他人。

老刘腿上那点毛病,并不影响生活,可这媳妇,说了一个又一个,人家都是摇头,工会出面也不成。无奈,只好在农村找了一个。那时,这叫“一头沉”。姑娘一家,倒是老刘挺满意:“腿有点瘸怕啥?不耽搁吃,不耽搁喝。嫁到城里,再不用打土坷垃了。”

这一头,确实沉。老刘结了婚,添了闺女,烟戒了,酒也戒了,调侃地说,再戒,就是饭了。不想一语成谶,没过多久,单位破产了。老刘七挪八借,凑钱开了个杂修店,勉强维持。这些年,一直省吃俭用,好不容易熬到姑娘有工作了,见到了点生活的亮光,现在闺女一把方向,又折回去了,你说老刘能不急?

父女俩针尖对麦芒。老刘说,我是腿瘸了,去农村娶的你妈,你大学毕业,好好的工作不干,要嫁到农村,这不是疯了?闺女说,你整天坐在这小铺里翻老黄历,现在找对象,有几个人是看户口的?看的是个人能力。老刘说,他那包工队,有一单没一单的,那日子能靠谱吗?闺女说,你这小铺倒是天天开门,能挣几个钱?这话给老刘来了个倒噎气。确实,小铺的顾客是越来越少,大多是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中老年人。生意,真是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。

老刘心烦,找我喝酒,酒酣耳热,直叹女大不中留。我说你想开点儿吧,闺女不憨不傻,人家的选择,总有道理吧。他说就是没吃过苦,脑子发热,俩人要创业,创业那么容易?他指指他的小铺,我这业不是黄了吗?我岔开他的话题说,就你这腿,就嫂子那长相,你说放在今天,她能嫁给你吗?老刘不防,想了想,难。我说行了,别给自己加戏了,你们都没有。他噗嗤笑了。

半年后的一天,我从老刘小铺的门前过,他老远就招手。我进门,他喜眉笑眼地给我沏了一杯茶。那茶碧绿,扑鼻香,一呷,就知道是好茶。我问发财啦?他微微一笑,拿出手机,让我看上面的视频:红墙黄瓦的小别墅,小院里停着两辆汽车,靠着围墙还有两处花圃,红红绿绿,迎风摇曳。另一处,推土机、装载机、挖掘机,停了一院子。我说咋,小铺不行了,要去给老板当修理工?

原来,他拗不过闺女,老两口跑到准女婿家考察了一番,这拍的,就是准女婿家。我说这设备都停在院里,不正是你说的,有一单没一单吗?他说生意嘛,三年不开张,开张吃三年,哪能像咱上班一样,天天点卯。我说这可不像你说得话呀。他说我和这小铺一样,老了,也该开张了。

他感慨道,我这一辈子,就是画了一个圆。你看,当初,我把你嫂子从农村娶来,现在,闺女出门,又嫁回农村,你说这不是画了个圆是啥。我说,你这个圆画得好呀,腿瘸了,还娶了个漂亮姑娘;闺女嫁回农村,是个富贵人家,这不就是圆圆满满嘛。他说,是呀,这圆画的,连我自己都没想到。



## 一份报纸的幸福感

◎杨清龙(江苏扬州)

元旦前夜,老友相聚,固定节目照旧——每人讲一段当年度发生的刻骨铭心事。未加思考,我就道出了由一份报纸引发的暖心事儿。

我爱写作,闲来无事就写上那么一段儿。2022年11月我的一篇《法定的日子》被《天下美篇》采用,在认真阅读了这份报刊每个版面后,我大有“遇见老友”“找着知己”的欣喜,迫不及待地征订了一份2023年度的《天下美篇》,直邮我的住处。自此每三天就收到一份,每每阅后都有“大快朵颐”的满足,然而好景不长,报纸常常不知所终……没办法,只能拿出“看家本领”,重拾侦查技术,几番“跟踪调查”,得出恐被小区里几个捡垃圾老人取走的结论。为此,我手书“请君勿取报纸”几个大字贴在我家的邮箱上,不料被老友季兄发

现,他调侃:“行书彰显功力,遗憾有错字,非‘勿取’,乃‘勿窃’也。”

几经思索,我改换策略:次日便撕下字条,取而代之的是隔三五就到楼下散步,每遇捡垃圾的老人就主动上前打招呼:“我邮箱里的报纸看完了,再给你们。”老人们纷纷摆手表示“没拿过”,我笑而不语,只管继续散步、与他们打招呼。此后,我经常将一些旧报纸杂志以及纸箱纸盒等物品分给那几个老者,不曾想这一小小善举感动了他们,倒与他们熟稔了起来。

又一日,我在楼下散步,巧遇邮递小哥,闲谈了报纸被取走一事。小哥听后,立即主动加我的微信,还说:“以后每次报纸送到,我就拍下发你,你下楼取。”我婉言拒绝:“这多麻烦。”他笑着说:“没事,没事。”散步回家后,我将之作为小

插曲说与夫人听,不曾放在心上。没想到自那以后,快递小哥每次将报纸放进邮箱后都会拍下图片发给我,我随即下楼取之,报纸再没有丢失过。

新年伊始,愿岁并谢。翻看与小哥之间的微信往来,惊觉自2023年6月1日起至年末,小哥送报、拍照、发微信,风雨无阻,从无间断……许是到了心态平和、波澜不惊的年纪,每每收到取件“信号”,我都会及时回复“收到,谢谢”。看似十分平淡,其实内心深处的感动与震撼已远超极限。总听人慨叹“这世上感人之事越来越少”,可我觉得只要人心存善意、心怀感激,感人之事就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。就如这快递小哥的举动,似冬日暖阳直射人心,似夏日清凉沁人心脾,让人获得满满的、沉甸甸的幸福感。